

# 艺 术 人 生

翁国生的戏剧人生

# 翁国生的戏剧人生

马向东

## 翁国生名片



翁国生近照

翁国生，京昆表演艺术家，京剧盖派武生，国家一级导演，国家一级演员。浙江昆剧团昆曲科班出身，师承盖老弟子周荣芝、盖老嫡孙张善麟、京剧武生高牧坤、张金龙等多位京剧名家，后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生，现为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研究生（MFA）。主演作品有《寻太阳》、《孔雀翎》、《十二生肖》、《禅悟》、《探归》、《寒号鸟》、《追寻艺术的太阳——翁国生个人昆曲武生专场》、《王者俄狄》、《宝莲灯》、《孙悟空大破玄虚洞》、《借扇》、《哪吒》等京昆剧目，导演作品有《铁血国殇》、《神奇的雀翎》、《雪兰花》、《禅悟》、《探归》、《牡丹亭》、《玉簪记》、《金色的凤凰》、《寒号鸟》、《双狮宝图》、《花季谣》、《东海明珠》、《雷峰宝塔》、《大漠骊歌》、《碧海神珠》、《孔雀翎》、《红拂》、《告别迷茫》、《王者俄狄》、《藏羚羊》、《孙悟空大破玄虚洞》、《梦回沈园》、《西湖之夜》、《五朵京花》、《中国戏曲秀·国色天香》等各种戏剧、戏曲及综艺晚会剧目。其主演和导演剧目为各类创新式的神话剧、童话剧、青春剧、音乐剧、人偶剧、实验剧和主题综艺晚会，在国内国际演出市场红火，获奖无数，观众评价极高。他曾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专家津贴，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浙江省首批“五个一批”艺术拔尖人才，中国戏剧“梅花奖”、国家文化部“文华表演奖”、上海“白玉兰主角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昆曲艺术奖”、全国昆曲青年汇演“兰花最佳表演奖”，并先后7次获得全国各类戏剧汇演的“导演一等奖”。他还获得文化部“优秀文艺工作者”、浙江省“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十大优

秀青年”、浙江省“五四青年奖章”、浙江省文化系统“十大岗位模范人物”、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现任浙江京剧团团长、浙江省青联常委。

## 引子

2008年，昆剧“秀”字辈科班成立三十周年聚会，在杭州剧院隆重举办了一场纪念演出。六小龄童、何晴、邢岷山、林为林和翁国生都去了，全国各地来了四五十人。闲聊之中，有位老同学说：“现在事业开拓得比较广泛、多元的还是翁国生。”虽然三十年不在一起了，同学之间彼此都还是很关注的。他的说法得到其他同学的认同。他们说：“五年前，翁国生孤身一人离开了昆剧团，在新的工作领域闯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他身兼团长、艺术总监、导演、领衔主演，还要挤出时间攻读MFA戏剧导演研究生，真是不容易。最让人佩服的是，他把一个处于严重滑坡的地方京剧团，带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好局面，让所有从小一起长大的科班同学刮目相看。”

无论遇到什么，翁国生始终没有放弃戏曲。即使身患大病后，他还是不服输地站在戏曲舞台上。翁国生可能是目前京剧界唯一的一位既当演员又当导演还担负着法人团长的武生演员。“秀”字辈的同学说，翁国生当团长五年，形成了浙京以盖派武生为挑梁主演的演剧模式，是否要把浙京打造成盖派表演的全国传承和发展基地，翁国生私底下告诉我，这可能就是他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吧。

在戏曲舞台上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翁国生身上的每个部位几乎都受过伤。问他是否后悔过，他说这个过程是一种人生的痛苦修炼。确实，老天很公平，你付出多少，你就有可能得到多少。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翁国生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他一辈子艺术生涯的最大成果。

昆剧，京剧，演员，导演，学生，老师，团长，翁国生一半人生在这些不断交织叠加的行当角色的穿梭中过去了。我有时会想，翁国生如果不干戏曲，会做什么。当画家？也许，这是他小时候最喜爱的行业，而且他的父亲就是艺校的美术老师，子承父业是很自然的。如果翁国生学画的话，他还会像他走过的三十多年戏曲路这样累吗，还会让家人和他一起承受这样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吗？人，有时候很奇妙，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会改变人的一生，并且改变整个家庭。

## 一、父亲骗他“误”入梨园

说实在的，最初翁国生是被欺骗着“误”入戏曲梨园行的。“骗”他的正是他的父亲。

翁国生的父亲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可他总是闲不住，总要来看儿子，看到儿子在忙，他也不多说话，待一会儿，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儿子有时甚至都来不及应他一声。母亲说，父亲心里总是在挂念着国生。翁国生到现在也没去问过父亲，他对当年把儿子骗进昆剧团，让他从此走上这条艰苦的艺术不归路，有没有后悔过。

三十一年前的那段经历对翁国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四岁时开始跟着父亲学画，那时的志向是长大后要当一名画家，画一切他喜爱的图画。到了十一岁那年，翁国生还在读小学，有一天，父亲对他说，你不是说喜欢画画吗，北京的戏曲学校和省艺校、昆剧团在招生，你去考考看，考上了就可以学画画。小国生高兴得很，跟着父亲一个考场一个考场地考。印象中当时他是有一点疑问的，怎么三个考场都没让他画画，只让他跳舞唱歌做体操。翁国生个儿小，体育却不差，按他们说的做了，考官好像也比较满意。回到家，他问父亲，我能考取吗，我真的能去学画了？父亲笑而不答。后来三张录取通知书都寄到翁家了，小国生开心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真强。

可是为难的事来了，到北京还是留在杭州？北京当然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从小就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可外婆疼外孙，舍不得他离家太远，结果父亲就给他选了昆剧团。

报到那天，翁国生背着画夹来到昆剧团。那时候年龄小，什么都不懂，整个儿就不知道昆剧团是干什么的。他也没看过戏。几天课上下来，尽是翻跟斗压腿什么的，浑身酸痛不说，他一心想学的画一次也没教。他觉得不妙，问老师，老师的脸惊异得很，说：“这是昆剧团学员班，学表演练习武生的，哪里有画画啊，要画就画你自己得了，把基本功画画好。”

翁国生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跑回家不想学，父亲说：“你以为画画就好玩轻松了？画画可苦了，你要当画家，太难了，我画了几十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美术老师。”

现在翁国生想，父亲一定是对她寄托了太多希望了，怕他练画太苦，怕他长大后难



幼小时候在浙昆学员班练功



在外写生作画是翁国生的最爱

有作为。真是良苦用心。可是父亲肯定没料想到，儿子当演员，做导演，当团长，搞戏曲，会做得这么辛苦。父亲是心疼儿子的，他感觉到父亲平静的外表下，内心是一直在为儿子自豪的，哪怕他总是看不到儿子。

于是翁国生只得回团里去练那些他并不感兴趣的基本功。

学艺之初并不顺利。一起进团学艺的有四十几个小孩，大家在一起，总会找个把软弱的欺负着玩。翁国生那时个儿小，文弱，又从未练过功，进团时的业务成绩在学员班里是倒数的，他常常成为大家的笑料。他们常夸张地模仿他做得到位的动作，然后哄堂大笑。

翁国生人小，自尊心却很强，性格很倔。每次被取笑，都觉得是一种耻辱。他回家跟父亲哭诉，说丢不起那个脸，不愿学戏了，要回家。父亲只淡淡地说：“你学本事又不是为别人学的。”这话对啊，学戏为自己，凭什么要走啊，说不定他们就是要看自己的笑话呢，看谁留到最后。那时候学得不好是要被淘汰的，老师都没淘汰我，我干嘛要淘汰自己？翁国生的倔脾气上来了，发誓要苦练武功，超过所有人。

他把很重的铁砂带放在膝盖上压腿，咬着牙把腿压成了弧形。他的双腿打不开成不了一字，就在睡觉时把两腿拉成一字型，用绳子绑在床架上。每天早上醒来，两个腿麻木得没有知觉。练功的时间他比其他人要多得多，早上四点半就起来练，晚上要练到十二点，这样整整练了四年，当时有十六个同学一起学开蒙戏《乾元山》，到最后只剩下翁国生一个。他演的这出戏后来成为昆曲科班参加全省首届青年戏曲会演专场的压轴戏。班里有六个学员提前转为浙江昆剧团的正式演员，翁国生是其中的一个。

学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没进入前是被动的，进入后，出了成绩了，就很容易生出一种荣誉感、成就感。苦练四年下来，翁国生就知道这辈子很难与戏曲分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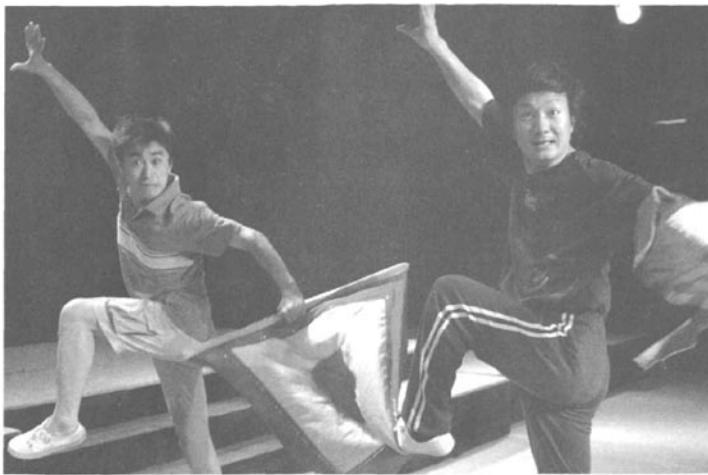
转正后翁国生演的第一折戏是盖派名剧《劈山救母》。本来这折戏是准备参加全省首届戏曲小百花汇演的，可临到比赛前，却通知他被刷掉不用参赛了，当时对他打击很大。小百花汇演颁奖晚会的那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委屈和伤心，独自一人跑到剧团后面宝石山上的竹林，一边听着颁奖晚会上传来的欢快音乐，一边痛哭。当时他不明白团里艺术实力不相上下的几折戏，凭什么就刷掉《劈山救母》？他觉得自己这么刻苦练习，老天却这么不公平，他不服！他发誓一定要成为昆剧界拔尖的武生演员。“我决不放弃！”他把自己的心志刻在一棵竹子上，激励自己。

逆境总是比顺境更能激发人。从对戏曲的一无所知、无所兴趣，到立下誓言要出人头地，翁国生觉得自己是被挫折推着走的。这样的挫折在以后还有不少，可他始终没有倒下，反而走得更坚实。

在昆剧团做了十多年武生演员，他演的戏不少，获奖也不少，“梅花奖”是戏曲演员梦寐以求的，他也获得了。他还被文化部推选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先进典型，和申凤梅、关牧村等著名艺术家一起作为老中青的先进代表，在全国文艺界德艺双馨先进工作者报告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艺术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那时翁国生还年轻，三十出头，这个年龄能获得表演艺术上的最高奖，并走上首都人民大会堂讲台作个人先进事迹报告，他觉得是命运厚待自己了，经常会有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 二、一场大病让他成为导演

翁国生的第一次转型是被硬“逼”的。十多年前，他生了一次大病，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现在回头看，更应该说是大落大起，因为那次挫折之后，翁国生发现自己收获更大，视野更开阔，从一个单纯的演员



辅导浙江青年演员

变成了多元的导演。

作为一个武生演员，身体是最关键的。当翁国生兴奋地品尝成功的喜悦，准备进一步开拓更广阔的艺术天地时，却意料不到突然生了场大病。这场病差点让他永远离开了舞台。

医生说这场病是翁国生长年不加节制地残酷练功和超负荷演出的结果。

翁国生在练功和演出时，往往进入一种极端忘我的疯狂境界，从来不管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状况，别人送他一个外号叫“拼命三郎”。记得一次演出昆曲《寻太阳》，他因为连续多天演出疲劳，不小心失手撞到木桩上，鼻腔软血管被撞破，鲜血喷涌。舞台监督着急地打手势要拉大幕，他却硬忍住疼痛，继续飞旋、继续表演；随着剧烈的身段动势，他身上的血洒得满台都是，台下的小观众不知情，以为剧情就是如此这般，情绪激动地不断欢呼鼓掌，叫着“保俶加油！”在他们的欢呼声中，翁国生硬是把这场演出全部演完。大幕收拢时，他坚持不住了，一头倒在了同伴的怀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翁国生连着几个星期持续高烧，全身乏力，肌体抵抗力迅速减退，医生对他下了“宣判”：从今以后不能再从事强体力工作。翁国生一直很相信医生的话，他想，医生的意思是，他的后半生不能再上舞台演出剧烈的武生戏了。医生的话犹如一桶冰水当头浇下，让他心灰意冷，他仿佛突然间从云端掉落到了地下。一个演员离开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如果年纪大了也就激流勇退了，可他才三十二岁。

那段时间，翁国生变得很敏感，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别人来看望他，他觉得那是在同情他；别人称赞他的艺术，他觉得那是在为他惋惜；他甚至莫名其妙地认为领导和老师们都对自己失望了；难道翁国生就这样完了？难道所谓的“拼命三郎”就这样歇着了？出院后，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小房间里，终日垂头丧气。可能他的个性太要强了，强则易折，强则易损，哲学道理啊。

静养了一年后，身体渐渐恢复了，他的心理承受力也慢慢增强了。他开始思考今后的人生走向。人就是这样的，从顶峰往下掉时是最痛苦的，真要掉到底了，也没什么，不就那么回事吗，花无百日红。

医生不是说演员当不了吗，那就去当导演，只要不离开舞台就行。这个想法出来后，翁国生激动了好一阵。因为他是个爱折腾的人，当演员时，就老爱给编剧导演出主意，这里该怎么演，那里最好加个什么动作。其实根本里翁国生就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演员，他有很强的表现欲、创作欲，也许他从小就具有导演的潜质吧？

现在来看，十年前的这场病倒真是生出“境界”来了，不仅没让翁国生离开舞台，还“逼迫”他成了

一名专业导演。2000年，翁国生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带着刚刚有点复元的身体去读书深造。在上戏，他边学习边实践，先后应邀在绍剧《真假悟空》、龙江剧《木兰传奇》、淮剧《大路朝天》中担任执行导演和编舞，设计了一些观赏性比较强的技巧表演动作和戏剧场景，当这些动作和场景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时，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艺术之梦重新开始的地方。后来他领衔主演了童话音乐剧《寒号鸟》，同时担任了此剧的导演之一，这个戏在当时演得很火，人们评价它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校园音乐剧”，先后获得韩国世界青少年戏剧汇演“优秀演出奖”、全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最佳剧目大奖”；翁国生也因此剧获得了导演一等奖、表演一等奖、文华表演奖、白玉兰主角奖等，《寒号鸟》让他在大病后又在全国戏剧舞台上再次“光荣和梦想”了一回。那时翁国生感觉，仿佛自己就是剧中的那只寒号鸟，在遭受重创后获得了新生。翁国生非常看重《寒号鸟》所获的导演一等奖，它让他有了足够的信心去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戏曲导演。

两年上戏导演系的学习，翁国生收益非常大。他11岁进入戏曲界科班学艺，书读得少，文化底子薄弱。演员到后来，比的就是文化素质和自身的艺术底蕴。翁国生在自身的文化水平提高上花了很多精力，他通过自学考试，拿下了初中、高中文凭；还通过全省统考，考入浙江省成人科技大学美术系学习了四年，圆了他从小就怀就的画家梦想。现在他担任了京剧团团长，工作很忙，但他觉得还是要不断充电，前年他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就读戏剧导演艺术硕士研究生（MFA），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深造，经过又一次的“回炉充电”，他如愿的学成荣归。学习真的让他感到受益无穷。

### 三、京昆分家时的艰难选择

翁国生的第二次转型是在浙江京昆艺术剧院分团时。作为昆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翁国生分到昆剧团是很自然的。京剧团和昆剧团所享受的待遇和发展形势相差很大。昆剧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扶持，浙江昆剧团的发展如日中天，前景看好，有政府全额拨款和艺术专项补贴，剧团的知名演员应该说津贴丰厚。而浙江京剧团这几年跌入低谷，处境困难，正常演出每年最多只有二十多场，职工年收入不到2万，两团相比，反差极大。

省文化厅领导找翁国生谈话，希望他这复合型的人才能到浙京去当业务副团长，支持浙京的艺术发展。

这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反对翁国生到京剧团的人很多。北京一些关爱他的戏剧老专家对他表示不理解，以为翁国生得了“梅花奖”就想离开舞台当官去了，对他很失望，使他面临很大的压力。京剧团这边当时也有不少人抵触他，对他的能力将信将疑。

戏曲界有句玩笑话：“要罚谁，就让他去当剧团团长。”意在说明当剧团团长的

艰难。剧团管理的难点在于创作项目的策划确立，在于演出市场的营销开拓，更在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协调。每个剧团都有名角明星，各有各的想法思路，怎样把这碗水端平，还要端出水平、端出效益、端出凝聚力来，确实挺难的。翁国生犹豫了好久，也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后来终于想明白了：有困难才更需要去改变，才更容易出成绩；京剧不被看好和重视，这样更可以让自己少点压力，做一点想做的事。不利有时可以转化为有利，就当下一着险棋吧。当时翁国生特别看中的一点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京剧是一个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剧种，而他自认为身上有着强烈的创新欲望和创新意识，京剧团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很好的创作实践基地。

当时的浙江京剧团处境确实困难。上任的第一年，翁国生参加了剧团到温州农村的下乡演出。这个庞大的有七十多名演职员的省级专业剧团，每场演出费只有5000元，演职员全住在草台旁的简易铺上，一间房要挤七八个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翁国生当时心里特别难受，感触很深，心想，难道自己要带的省京剧团和“草台班子”的待遇是一样的吗？他理想中要带的团是一种具有国家级戏剧院团水平，既能上得国际大舞台、又能深入到基层演出的有品格的剧团，而当时浙京的唯一演出市场就是农村，并且是5000元这样低的演出报酬。他问自己，到浙京的选择对不对，有前途吗，能把这个团带出困境吗。那年的冬天，他站在温州农村的田野上，面对着刺骨寒风暗暗发誓，既然来了，就要拼一把，一定要把剧团带出田野，带出草台，带到国际舞台上去，在国家级的大剧院表演。现在来看，当年的这些梦想无不一一实现。现在京剧团的演出费已比原先提升了五六倍，演职员住星级酒店，乘着本团购置的豪华大巴，在北京、上海、山东的各个大剧院演出，并到德国、法国、西班牙、迪拜、日本等国家的大型剧院演出。

让翁国生当团长，上面的领导开始也不太信任，觉得搞艺术的没几个能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只是觉得翁国生年轻，专业强，愿意闯，肯吃苦。当时一位领导说：“翁国生是专业人才，不适合当主管领导，他的脑子里只有戏，不要害他，让他当个业务副手刚好。”但翁国生硬是从副团长做起，慢慢地把成绩做出来，群众拥护了，领导也渐渐信任了，后来他就当了法人团长。在最近三年的省属剧团团长管理考核中，他连续三年得了第一名。

当团长和当演员、当导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这对翁国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人生挑战。担任一个掌管剧团全局的法人团长，首先应该成为一名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先行者，然后是一个聚合剧团员工团队协作精神的凝聚者。2002年是翁国生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进入浙江京剧团，他真正开始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他的角色非常复杂，演员、导演、团长、老师、学生，身份经常性穿梭转换，带领着剧团三百六十五天从早折腾到晚。在他的工作流程中，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他办公室的灯总是团部办公大楼最后一个熄灭，他的司机总是在车上等得直打瞌睡。这几年来，翁国生真是豁出去玩命地干，他最终目标就是要重振南派京剧，重振有着四十年

光辉历史的浙江京剧团。

一切从零开始，体验全新人生。话说的容易，过程却很艰难。好在翁国生从小抗压能力较强，是那种面对挑战、遇难更勇的“倔头”。他确立剧团发展的第一要义就是要用成绩和数据说话。京剧没剧目、没市场、没观众、没效益不行，首先要做的就是创排适合当代观众审美要求、适应演出市场票房需求的京剷新戏，吸引广大的年轻观众。这些年，他尝试搞了网络京剧、校园京剧、儿童京剧，开拓广泛的校园演出市场和培养众多的学生观众群。但他的尝试一开始就受到了团内外一些思想较保守的老同志的排斥，有人泼冷水，有人说怪话，他们认为京剧就是一桌二椅，就是应该原汁原味，就是应该拿腔拿调保留其本有的戏剧节奏，哪怕没有观众，也不应该搞时尚新潮，要保持演传统剧的路子。翁国生据理力争：“京剧要生存，首先就必须活在舞台上，京剧大师梅兰芳、盖叫天就是一直崇尚创新意识的改革家，他们让京剧的精湛表演始终紧紧地与时代接轨。”记得当时，翁国生在浙京导演的第一出网络京剧《网络恋曲》，在创排时就举步维艰，不仅遭到一些非议，在排练计划中还经常性地要为其他传统老戏的复排让路，《网》剧的创排基本上是利用晚上时间进行的。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得到了团里中青年创作人员和年轻演员的极大支持，这种支持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们这群中青年主创人员志趣相投，目标一致，工作起来经常没日没夜，不讲任何回报，只想为剧团做点实事，出点新的东西，好让人们对浙京刮目相看。

通过他们的努力，剧团创排的京剷新戏一部部登台了，剧团的演出市场一个个被突破了。这些戏的前缀名称很多，如青春京歌剧《圆月之约》，被戏剧界和观众称做“一匹现代京剷新创作品的黑马”，获得了浙江省戏剧节的“优秀剧目奖”；现代京剧《告别迷茫》被称为“为古老京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青春京剧模式”，连续公演了136多场，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和嘉奖；小剧场实验京剧《红拂》被誉为“一部老少兼爱的实验戏曲”，在杭州一气连演了118场，取得了114.5万元的票房，获得了全国“田汉戏剧文学奖”、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剧目最高奖“剧目大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童话京剧《孔雀翎》受到演出市场的极大青睐，在全国各地连演了500多场，参演上海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获“最佳剧目大奖”，还荣获了国家文化部全国优秀儿童剧大赛的“剧目银奖”及文化部优秀动漫剧目的特别资金资助；现代少儿京剧《藏羚羊》创排至今，在浙江、青海、山东、宁夏等地巡演了200多场，受到广大学生观众的热情欢迎，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收益和社会效应，并荣获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剧目最高奖——“金孔雀大奖”、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银奖”和青海省“五个一工程奖”。大型神话京剧《宝莲灯》在全国和浙江各地连演730多场，入选“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年度资助项目（入选30台）”，获得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最高奖“剧目金奖”和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并获得800多万元的演出票房收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观看此剧演出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翁国生领衔主演的《宝莲灯》和他担任总导演的《藏羚羊》两

部京剧作品还双双获得京剧节汇演剧目金奖和银奖，成为了京剧节的一大亮点，取得了艺术和演出市场的双赢。翁国生认为京剧可以表现的主题和领域有很多，就怕想不到和不敢做。创新京剧，在他的理解里是没有任何禁区的。

但是，京剧这样搞，是要有点预见和担待的。走进浙京后，他是横下一条心要逐渐创出南派京剧的新路子，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摸着石子过河，不断地闯出崭新的前进之路。后来有不少剧团开始学习浙京的创作演出形式，但往往他们刚开始学做这种方式，浙京已转到其他一种理念的创作方式上去了。

现在浙江京剧团的演出市场很有人气。他们在剧院演出，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会热情地蜂拥到台口，激动地叫唤着翁国生和其他主演的名字，给他们送鲜花、送点心，找他们合影。有些观众给翁国生拍了大量的精美剧照，用大相框装饰好赠给他；有的观众看了翁国生主演和导演的戏后在自己的网络博客上撰写了热情的观剧感想，这都是观众给予翁国生的最大厚遇啊。以前只有在越剧演出时才会出现的热闹情景，现在京剧也有了，观众不仅不走，还不断地抱以热烈掌声，这种浙江京剧生存环境的改变，对翁国生这些从事京剧事业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剧团里的创作路子和演出市场打开了，成功的喜悦接踵而来，翁国生的处境也越来越好，各方面受到的支持也越来越多了。五年来，翁国生对团里的老同志都很敬重，他觉得他们奉承的传统京剧都是剧团的财富，不能被埋没，但关键是要有演出市场，要运用崭新的舞台形式和手段来进行包装和呈现。他期望剧团老同志的思想观念能随着剧团的发展、时代的需求而逐渐转变，和年轻人一样成为浙江京剧事业创新发展的支持者。他努力和这些老演员沟通，请他们到大学剧场去看剧团的青春京剧演出，感受大学生观众看戏时的狂热气氛。大学生们看戏后激动地说：“这样的京剧我们爱看，贴近生活，贴近社会，演的是大学生的爱情和精神，写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和情感，希望多排这样的青春京剧。”老同志听了坐不住了，开始冷静思考了。他们意识到浙江京剧这样做不失为一条出路，老同志开始转变了。后来许多老同志都成为翁国生创新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当然，剧团演出市场的扩大，经济状况的改变，员工收入的提高，剧团艺术地位的逐渐提升，这些事实也是促使他们转变观念的前提。

一个拥有一百多名演职员的剧团，要领导好是比较难的。翁国生刚上任时，剧团困难，演职员待遇低，情绪差，矛盾也多，有路子的演职员走了不少。翁国生对职工们说：“我不能保证你们个个发财，但我能用自己的智慧和管理能力做到几年下来让你们的工资收入翻几番，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有奔头。”五年的团长生涯，他发掘了自身的管理潜能，尽量让自己用一种人性化的剧团管理方式来处理各种繁杂琐碎的事情和矛盾，尽力在各方面多为大家着想，做到和谐建团、和谐理团。五年来，他运用自创的“剧组制”、“项目制”新型管理模式，在剧团尝试内部机制改革，打破“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调动了全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当了团长后，翁国生再也不可能有像以前那样一年出外导演六七台大戏的精力和



翁国生饰演的美猴王

机会了，他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剧团的管理上，少了许多挣钱的机会。他拿着和大家相差无几的劳务补贴，和同事们平等相处。但这给予了他很大的一种自身智慧、能力施展、发掘的机遇，这种机遇是原来做导演和演员时体会不到的。当团长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全面考验，以前他考虑的是如何演好戏，如何得到奖，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现在考虑的是剧团各个方面如何发展，面和点都截然不同了。

艰苦的五年奋斗下来，浙京演到了全国和世界各地，剧团的演出场次从原来的一年几十场，扩展到了现在的一年430多场。演职员的年收入从原来的人均2万元不到，达到现在的人均7万多元。有了这样的收入，团里的年轻人可以还房贷了，可以谈恋爱了，他们对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期望，充满信心。由于剧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错，名声在外，犹如梧桐引来金凤凰，吸引了众多的上戏、中戏京剧专业本科、专科毕业生报考浙京。几年来，经过仔细考核，浙京陆续录取了二十多名优秀演员进团，充实浙京的青年演员阵容。如优秀的程派青衣毛懋、小生姜振宇、裘派花脸张旭、青衣程佩洁、花旦王帅、武旦安丽娜、武戏演员胡辉、老旦傅佳等，这些引进的人才加上浙京原有的“京小班”诸多青年演员，成为了目前剧团业务上的青年演员骨干，剧团的人才实力大大增强。五年来，翁国生为青年演员们提供了诸多的演出实践机会：如毛懋、柴轶佳主演了《告别迷茫》、《王者俄狄》，王帅、毛毅主演了《红拂》，罗戎征、应均主演了《孔雀翎》，姜艳、方未艾、陈瑞云主演了《藏羚羊》，程佩洁、安丽娜、张旭主演了《宝莲灯》，钱少波、毛懋、王峰主演了《哪吒》，其他更多的演员主演了翁国生编导的《五朵京花》、《龙腾虎跃》、《中国戏曲秀》和《京腔京韵》等剧目。五年来，随着这些剧目的不断巡演，这些年轻演员的知名度也在观众心目中得到大大提升，并且获得了诸多的艺术奖项。在浙京苦干了五年，终于

可以用演出场次、观众人数、剧目品牌、演出收入和人才培养的成绩来说话了。浙京从原来一个不被看好的“问题剧团”，成为现在在省内外影响较大的戏曲强团，剧团经济和社会效益名列全省戏曲院团的前列。如今，京剧团从离退休职工到在职演职员都会真诚而充满情感地对翁国生说：“我们现在最担忧的是你离开浙京！”听了这句话，翁国生很感叹。这句话说得他心里酸酸的，但听了又很温馨，比他获得更多、更高的艺术奖项都心慰，他觉得这几年所付出的千般辛苦和委屈都值得了。

在2008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浙京的办团模式和创作演出业绩引起了全国京剧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中国戏剧》、《上海戏剧》、山东省《戏剧丛刊》等媒体对浙京的创作演出经验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戏曲环境和氛围中，浙京能把国粹京剧的创作演出搞得这样火热，十分不易，值得关注和学习。浙京的改革现象也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极大关注。省委书记赵洪祝、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副省长葛慧君都对浙京做出的各项成绩作了重要批示，并针对浙京三个新创剧目演出超百场、票房超百万的现象给予重奖40万元的通报嘉奖，让浙京全团演职员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现在的浙江京剧团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戏曲院团，它的整体格局实现了翁国生当初担任团长时提出的办团理念，展现和完善五个“青春化”：青春化的领导班子、青春化的主创队伍、青春化的演出剧目、青春化的演出团体、青春化的工作机构。特别是目前占据京剧团百分之八十以上比例的年轻演职员的阵容布局，可以说形成了继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之后，又一个非常青春化的浙江省级戏曲国粹院团。

#### 四、带领浙京登上国际大舞台

浙江京剧向海外拓展、登上国际大舞台是翁国生最想做的事之一。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浙江京剧，既可获得较丰厚的经济回报，又能打开剧团的国际知名度。因此，翁国生抓住一切可以拓展的机会向国外发展。

由于近几年来浙京创排的剧目实行多样化、多元化，这样也迎合了国际演出市场的各种多样需求。五年来，浙京的出国演出机会一直不断，翁国生从不轻易放弃任何可操作的机会。比如，浙京与吉利汽车集团合作，利用国际汽车大展的机会，把浙江京剧带到德国法兰克福。他们在法兰克福巨大的展览馆内搭台唱戏，吸引了众多海外观众，为中国民族艺术和民族汽车工业的双赢展示作出了可喜的尝试。以往出访演出的总是政治任务，政府出钱，剧团领命外出文化交流，不大讲经济效益的回报，完成任务不出事情就行。而浙京的赴外演出却经常能洽谈到底的经济回报和市场效益。浙京在德国法兰克福所作的京剧展示演出赚了10多万元人民币。这种独特的反常规展示演出，既推广浙江京剧，又展示浙江民族汽车工业，还为剧团获得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收获很大。2007年，浙京和中国文联合作，在法国巴黎演出了《白蛇传》和《宝

《莲灯》，不仅获得了巴黎“塞纳戏剧大奖”，还得到了中国剧协的热情表彰。2008年—2010年，浙京和广厦中东集团合作，连续三次赴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和商业中心迪拜进行商业性演出。参加盛大的“皇家赛马会”开幕式、虎年春节、元宵晚会、第十五届国际“赛马节”等重要节日演出，先后表演了京剧《齐天大圣美猴王》、中国戏曲艺术秀《国色天香》、大型京剧舞蹈《万马奔腾》等国粹剧目和节目，这是浙江京剧团首次进入中东国家演出，也是浙江省级文艺团体首次进入中东，三次的阿拉伯中东巡演，不仅影响深远、反响强烈，而且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国际商演经济收益，可谓是意义非凡。翁国生的宗旨是既要有市场回报，又要向阿拉伯观众展示浙江的国粹艺术。2008年的这场开幕式展演让浙京获得了可观的演出收入，并得到了迪拜酋长的热情赞扬。当时的演出情景翁国生记忆犹新，在迪拜沙漠深处广阔的赛马场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演艺舞台，是翁国生由生以来从未演出过的独特艰苦环境，大沙漠气候多变、风大气温高，狂风会吹得人站立不稳，烈日会晒得人眼冒金星，京剧道具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能较好地展示。这场最艰苦也是最神秘的沙漠演出，还因为伊斯兰教国家的一些规定，在尊贵的酋长面前不能有任何兵器展现，开幕前硬是把翁国生饰演的孙悟空的金箍棒和大铁锤给收缴掉了，最后他这“美猴王”是赤手空拳上的场，纯粹用多年练就的戏曲身段、丰富的猴戏表演征服了阿拉伯酋长和观众。

2008年，翁国生还带团东渡日本美浓市，与日本戏剧界合作创演了大型音乐剧《金色的凤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去年底浙京又到印度参加首届亚洲戏剧节开幕式演出。当时正值孟买大爆炸事件发生，印度国内军事管制非常森严，浙京是在一种十分紧张的环境气氛中完成演出任务的。但他们的演出受到当地民众狂热的欢迎。在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首府，露天搭就了一个超大的演出舞台，五六千印度观众席地而坐兴奋地观看他们的演出。这是浙江的剧团第一次到南印度喀拉拉邦演出，也可以说是浙京第一次将中国京剧送进了印度这一神秘的南亚国度。印度人对京剧的喜爱超出了翁国生的预料，街头闹市区到处树立着他主演的“美猴王”巨幅广告牌，观众看完戏后一直簇拥着他们签字留影久久不愿离去。一次政府方面邀请他们去参观



翁国生饰演的俄狄王

古老的印度舞学校，载他们前往的司机刚巧看过我们演出，对他们格外热情，一路上和他们聊天不断，说到激动时，竟然边开车边手舞足蹈地学起了京剧的动作，按汽车高音喇叭居然还按出了京剧中“大开门”的曲牌节奏，让翁国生和同伴们大开了眼界。最搞笑的是汽车开下一个斜坡缓缓停住时，司机突然对翁国生抱歉地说，汽车刹车坏了，必须换车，把他们一班人吓得脸色俱都煞白，后怕不已。印度官方对浙京这次演出评价非常高，把首届印度喀拉拉邦亚洲戏剧节的“荣誉戏剧演出奖”颁给了他们。

2008年，翁国生参加导演并领衔主演的实验京剧《王者俄狄》参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和西班牙戏剧学院联合举办的2008年巴塞罗那国际戏剧学院戏剧节。浙京第一次以中国戏曲的舞台直观形式展现了京剧版的《俄狄普斯王》，演出非常轰动。当国外戏剧专家看到翁国生扮演的“俄狄王”最后悲壮地刺瞎双目、自我惩戒的激情一幕时，他们被强烈地震撼了。在这个戏中翁国生运用了中国京剧超长的3米血红色水袖和前扑僵尸、跪腿翻身甩发、各种急速蹉步和跪步等中国京剧高难度技巧，这些非常中国式的写意化艺术手段浓墨重彩地表现出俄狄王痛苦刺目后血注喷射而出的震撼场景，外国戏剧专家说想不到中国艺术家会用这样唯美虚拟的戏曲表现手法来呈现古希腊著名悲剧俄狄王的凄惨和悲壮，大呼叫绝！在西班牙的三场演出中，每演至此，全场掌声雷动，欲罢不休。来自新西兰戏剧学院的院长ANNLE RUTH流着泪连看了三遍《王者俄狄》，她说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俄狄普斯情结”，每次看《王者俄狄》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当演毕谢幕时，她走上舞台激动地拥抱翁国生，兴奋地让翻译解说她是“中国俄狄王”的“忠实粉丝”，热情地邀请翁国生和这台戏去新西兰演出。《王者俄狄》参加上海第五届国际小剧场戏剧节，同样受到来自世界各国戏剧专家的喜爱。美国皇后大学戏剧舞蹈系主任、著名华裔舞蹈家殷梅教授看后激动地说：“我在西方看了数十台的各种版本的《俄狄普斯王》，这是最打动我、最让我惊叹、最让我迷恋的《俄狄普斯王》。”她兴奋地邀请翁国生和剧组赴美国纽约做学术交流演出，2009年9月，《王者俄狄》的美国之行又给浙江京剧团带来了许多成功的喜悦和兴奋。纽约、华盛顿的两场演出反响非常强烈，第一次远赴美国演出的浙京，受到了美国观众和戏剧专家的热情欢迎和喜爱，美国《纽约时报》、纽约卫视电视台还专门对翁国生等演员的精彩表演进行了专题采访。《王者俄狄》还收到了来自越南、墨西哥、新西兰、埃及等国家的邀请，市场前景非常看好。

这些年来，翁国生带着他创排导演的各种京剧剧目到达过亚洲、欧洲、美洲等不少国家和地区演出，这种海外演出不仅为剧团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为他的戏剧人生增添了许多色彩。

翁国生实现了他刚到浙京时许下的誓言，把剧团带出国门，带到了国际大剧场、大舞台，带到了更广阔的艺术海洋。

## 五、难忘师友情

翁国生很爱看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节目中间每当一个被访嘉宾数十年未见的老师和亲友出人意料地出现时，情景总是最感人，最能催人泪下。每当看到这些场景，翁国生就会想到老师和朋友们。翁国生这一路走来，给予他指导和帮助的师友太多了，而他又是一个从不善于表达感情，只是将这些恩情和情谊深埋在心里的内向的人。

翁国生从昆曲科班转正为正式演员后，为他排演第一出戏的老师是盖叫天的嫡孙、著名京剧武生张善麟。出于对武生泰斗盖叫天先生的崇敬，翁国生跟着张老师学戏特别用心，也特别刻苦。张老师给他排演的盖派名剧《劈山救母》、《乾元山》、《岳云》，让他得到了盖派艺术的真传，给他打下了扎实的盖派武生基础。

翁国生的性格总是不太安分，从艺过程中，他想学到更多的本领，想求教更多的名师，想吸收更多的众家之长。那次小百花汇演被意外刷掉后，他的这种决心下得更大了，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戏曲界的优秀武生，争回这口气。为此，他四处寻师访友，拜师学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92年的大年三十，那天下着茫茫大雪，天寒地冻，别人都忙着回家团圆过年，翁国生却独自一人坐着冰冷的夜班火车来到江苏徐州，找京昆名家张金龙老师学艺。坐了一个通宵的火车，凌晨时分他见到了来火车站接他的张老师。

这是翁国生和张金龙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张老师也只是受了别人之托来接翁国生。然而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去张老师家的路上，他们谈起京昆武生的各种表演技艺。谈着谈着，兴致突起，经过一个广场，张老师说这地方开阔，就在这个下着大雪的广场上为翁国生习练讲解起京剧功夫来。当时天色刚蒙蒙亮，不少过路人都佩服地看着他们，猜想这一老一少可够厉害的，下着这么大的雪，天还没全亮就已开始锻炼了！

翁国生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一生中遇到那么多的好老师，无私地给他传艺，热忱地帮助他提高艺术。比如传授他《劈山救母》等盖派戏的盖派前辈张善麟老师、周荣芝老师，又比如正式收他为徒的京剧名家、著名戏曲导演高牧坤先生、教他《金刀阵》、《雅观楼》的京剧武生刘云龙老师、鲍毓春老师。特别是高牧坤先生，不仅在京剧表演上传授他很多经典的传统剧目，还在戏曲导演上，对他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辅导和教学，为他量身定做、精心编导的新版神话京剧《宝莲灯》、《哪吒》，让他在京剧武生表演上获得了飞跃性的提升；这些老师在艺术上对翁国生的点滴关爱和指

和白先勇一起创作昆曲《玉簪记》



导，都让他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在翁国生的艺术生涯中，还有不能忘怀的是许多师友般的艺术家对他的提携。比如著名美籍华人作家白先勇先生，他对翁国生的艺术潜质格外赏识和推举，让他多次在他监制的新版昆曲中担任导演。四年前，翁国生担任了他监制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导演之一，这台戏在欧美、英伦各国和全国各地先后上演了近200场，获得非常好的艺术评价和社会反响，被称为昆曲传承创新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被国家大剧院推选为开台试演的首部昆曲大戏，还获得了中国戏剧节“特别奖”和中国昆剧节“优秀剧目奖”。后来翁国生又应白先勇的邀请担任他监制的第二部青春版昆曲《玉簪记》的总导演，这个戏分别在苏州、上海、北京和香港、台湾举行了首演式，参加了国家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昆曲新剧目展演、北京国际音乐舞蹈季展演、香港艺术节汇演、上海名家名剧展演，俱获得非常强烈的反响和好评，近期将在全球全面铺开国际巡演。

在艺术上扶持和提携翁国生的良师益友还有著名戏剧导演杨小青和卢昂。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是杨小青扶着翁国生跨上了戏曲导演的马鞍，帮助他首次独立执导了大型新编越剧《雷峰宝塔》。而卢昂作为翁国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多次带着翁国生联合执导大型戏剧剧目，为翁国生的导演成长之路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遇。翁国生说，杨小青导演当时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至今让他难忘：“你选择了戏剧导演，那就从此走上了第一条非常艰辛的不归路！”确实，这条不归路翁国生走得非常艰辛，但走得非常踏实，走得非常开心！

## 六、爱情与亲情

太专情于一件事，会有很大的幸福，也会有很大的痛苦。在戏曲这条道上奔走着，翁国生一刻也停息不下来。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就像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四处出击，战风车，斗水怪，以至于四季莫辨、六亲不认，有时会感到极端的寂寞，时常有种悲剧英雄的感觉。说不累是不可能的，高处不胜寒，但总有一种上去了就下不来的感觉。他也经常对自己说，是不是该激流勇退了，体面地淡出戏曲圈？毕竟，他的父母，他的妻子和女儿为他付出太多了，经常，他会与家人产生一种隔阂，不是说情感上的，而是说他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牢牢地占有了，他似乎不属于他的家人了，家成了他的长期旅馆。

翁国生的妻子陈伊娜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员，当年在全国越剧界也是个知名度不小的越剧演员。但自从结婚后，她就退居到了家庭的二线。她在生活中演绎着舞台上那种宠辱自知的角色：光耀的是许多人都知道她丈夫是个成绩斐然的知名演员和导演；负重的是她独自承担了太多的牺牲和付出，她的艺术之路被“剥夺”了。陈伊娜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找到翁国生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她是丑角演员，旁人听了觉得这话跟她在舞台上说的台词一样有趣，而在翁国生听来却感到无言。他说他愧对她的许多许多……

翁国生和陈伊娜在生活中，有喜悦，有波折，有矛盾，也有成就；她为他放弃了在舟山越剧团当家小生的台柱地位，调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默默地做了好几年的配角演员。她到杭州后，聚少分多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各自的剧团演出都非常繁忙，生活上的琐事与剧团的工作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陈伊娜总是以大局为重，牺牲自己。有一次，翁国生将赴北京参加全国首届昆剧青年演员会演，临出发时，陈伊娜突然临盆难产，当时翁国生整个人都傻了，急得六神无主，守在妻子身边，脑子一片空白。而这时比赛时间迫在眉睫，翁国生的剧目是全团的比赛重点，是剧团拿奖的重要保证，怎么办？翁国生当时真可谓进退两难。陈伊娜理解他的难处，故作轻松地劝他说：“别管我，你安心去北京吧，比赛要紧，这里有爸妈和妹



一家三口

妹在呢，没问题的。”为了剧团的集体荣誉，翁国生只得挥泪别妻赴京比赛，最后以武生组第一名的佳绩获得了比赛最高奖——“兰花最佳表演奖”。上天保佑，陈伊娜也在杭州平安度过“鬼门关”，生下了女儿。翁国生当时就给女儿取名“兰兰”，这既是纪念他获得的兰花最佳表演奖，也是纪念这段不寻常的生活经历。

妻子不仅一直支持翁国生的事业，更是他在艺术上的第一个知音。陈伊娜现在担负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开办的“小百花越剧班”的教学管理工作，对戏曲人才的培养和剧团内部管理都比较熟悉，她的建议有时很有独到之处。翁国生当了京剧团团长后，在剧目选题、人才培养以及自身的表演艺术上，都得到了她热情的“旁敲侧击”。因此，当翁国生工作顺利和成功时，她会给他时不时泼点冷水，指出他的不足，及时让他在成功的喜悦中清醒一下。当翁国生遇到困难时，她会鼓励他，安慰他，帮助他走出情绪的低谷。她还会在剧团处事待人等问题上，给翁国生很好的建议，让他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换位思考，去积极理解和沟通人，并以诚待人、以信待人。

翁国生的女儿兰兰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她从小就非常懂事、非常自立，是个浑身充满灵气的“小精灵”。每当可爱的女儿依偎在自己的身边带给翁国生无限慰藉时，他的心灵却总感到愧疚不安。因为，过去的这些年里，由于他这个完全不能顾家，不能带女儿去玩游戏、看电影、逛公园的爸爸的失职，孤独和寂寞长久地陪伴着女儿。面对着乖巧的女儿，翁国生特别感叹，她从以前那个特别爱在爸爸面前撒娇的小女孩，成为现在没有太多话语，整天沉浸在默无声息的学习中，完全自立生活，还要经常为爸爸的身体担忧、惦记的中学生，那种懂事和自立，有时让翁国生感到特别的心酸。和同龄人相比，兰兰经常一个人在家，一个人生活，陈伊娜从演员转到行政管理岗位后，工作多了，家顾得也少了，女儿总是在学校和家里两点一线地独自生活。有一次陈伊娜问女儿，这样一个人在家怕不怕，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冷静回答：“一个家庭的父母，总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只有爸爸妈妈的事业成功了，这个家庭才会有朝气、才会有希望。”陈伊娜听了流泪，说给翁国生听了，他的眼睛也湿润了。

因为工作忙，每年在海外演出时间要占四分之一，国内演出更多，翁国生很少去兰兰的学校，也很少参加兰兰的家长会，每次家长座谈会都是陈伊娜出面。女儿读初中的三年，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一次都没见过翁国生。有一次，一位老师问别人：“这小翁兰是单亲家庭吧？她母亲一个人供她把中学读完，真是不容易啊！”说得陈伊娜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

和女儿在一起时间少了，有时见了面兰兰对翁国生都有些生疏了。但是女儿还是很希望亲近爸爸的，她那么小小的年纪，心里也是矛盾的，希望爸爸能陪她，又希望爸爸能多出成绩。她其实很为爸爸自豪，有时陈伊娜埋怨，她还会站出来找理由为爸爸分辩。她小学快毕业时，校长邀请翁国生到他们学校联欢会上表演一下，女儿小心地问爸爸可不可以去做嘉宾，为老师同学表演一个节目。当时翁国生想无论工作怎样忙也一定要去。那天他推掉所有的剧团事务去了学校，和兰兰一起表演了一个即兴节目《女儿学本领》，当时那个热闹劲儿到现在翁国生都清楚记得，一点都不亚于他在戏剧比赛舞台上的热烈场景。整个表演过程，他看到女儿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感觉那是一种受宠若惊的神态。那一刻让他的内心自责不已，他给予女儿的实在太少了，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没有尽到父亲应尽的职责。女儿中考，他把剧团所有繁杂的工作提前调整好，硬是挤出时间和妻子一起陪她考完全部中考科目，并且，细致地落实安排好女儿的高中就读学校。他想，这样也许能让自己这个不称职的父亲稍微为她弥补些什么！

父亲是翁国生知事以来，一直对他有着精神支持的人。父母现在年纪都大了，翁国生因为忙很少去看望他们，有时一个月都见不上一面。父亲想儿子了，就会跑到京剧团来远远看他一眼，看到他在忙，就又悄然无声地走了。母亲心脏不太好，心血管搭了四个支架，平时身体很虚弱，但她从来不在儿子面前流露出一丝难受和痛苦，她不愿因自己的身体耽误儿子的工作，总是在电话中说：“情况很好，不用担心！”今年春节，大概有十多年没下过厨房的翁国生，亲自动手为爸妈妻女做了一餐饭。吃饭时，女儿说了一句话，让翁国生感动得直想哭，她说：“看着爸烧菜的笨样，吃着爸烧焦的年夜饭菜，尽管味道不怎么地，但让我感受到家的气息，我觉得这才算是一个幸福完美的家、一个开心团圆的家。”

## 尾声

许多人都知道翁国生有一个习惯，每年年三十都要登上东海普陀山小住一两天，在风声、浪声、佛经声中与寺里的住持们谈谈经，悟悟道，体味和回顾一下各自的人生得失。每次的普陀山之旅翁国生都会在岁末进入新年的时刻，一人静静坐在普陀山头，点上三炷清香，给亲朋好友发上一条新年祈福的信息，别有一番人生滋味和意境。此时的他虔诚地端坐高处，倾听着余音绕梁的禅钟梵音，目睹着波涛汹涌的莲花海洋，他的心灵感觉格外宁静。“宁静以致远，宁静以觉悟，宁静以思辨，宁静以心动。”这是翁国生一年来难得体味的一种特别宁静的生活状态，在这种宁静中，他可以更深切地感受人生、解悟人生、调协人生，他的戏剧人生，此刻会在他的心中缓缓流过，流得很远很远……